

做一个女人

母性 · 女人
生为女人 女人因母性



李蔚红



做一个女人

李蔚红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做一个女人/李蔚红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5. 4

ISBN 7-5063-0907-6

I. 做… I. 李… 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7470 号

做一个女人

作者: 李蔚红

责任编辑: 杨德华

责任校对: 祁 斌

装帧设计: 蒋艳 李岚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41 千

印张: 7.625

插页: 2

版次: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907-6/I·898

定价: 6.9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辑 生为女人

荒草之间	3
三十岁的女人	8
我和阿珍	13
妹妹和我	19
女孩是一片晴朗的天空	23
不老的根系	27
女人的潮汐	30
秋天在北京	37
我和祖母	43
远离一些人	48
有疤痕的女人	51

第二辑 母 性

生命的响声	57
走出月子	65
我是你的母亲	72
人生第一扇分割的门	85
没有节日的母亲	94
我做配角	97
丁香树下的妈妈	100

第三辑 女人的哲学

女人没有的	115
年龄的力量	121
阳光与阴影的冲突	125
生命的伤痕	133
病中的影子	139
双重的日子	144
流泪的红月亮	152
女人的温柔	163

中年伊始	170
覆盖着落叶的纯洁	175
苦难麦茬地	188
我穿便衣	197
女人的夜	200
残缺的光芒	212
我们是朋友	227
我喜欢读书	231
走在雨中	234

第 一 辑

生 为 女 人

做一个女人是几件事也是一生，是自然的人性的过程，也是包容了男性在内的生命实现的过程。她赋予了人类世界以生命。她使我们对生存的一切都充满了感情。

人类的神圣标志是女人，在女人的身上铭刻着人性并为了人的尊严和种的利益而具体地显现出来。



荒草之间

原始、落后、根一样的乡村至今还生息着一些默默无闻自给自足的人们。他们不为外面所知地生了病了老死了。他们之中有的人一辈子就没有走出过生下他们的方寸之地。只有偶尔因为特殊事情撞进乡村里来的外面的人，才使他们与外界联系了起来。

秋天的一个明亮的上午，我和一个叫春丽的女孩提着鞋子走过了清浅的饮马河，走向了一片稀疏的树林。树林之间起伏着一片片荒草，荒草之间是垂着头颅的向日葵和绊脚的地瓜蔓花生棵。荒草都长在一个个圆形的土坟上，看上去比人种植的植物还茂盛。从似路非路的踩折了的植物上走进去，我看清了一所乡村特有的坟场，一个连一个的坟墓躺在这片土地上。岁月久远，有的坟墓已经塌陷了，我看到一只被狐或野兔打进了坟穴的洞黑黑深深地张着。

我喊着后面的春丽快走。

我们绕过坟墓找到了搭在几棵树后面的一间小石屋。没有风，阳光静静地透过松树和槐树的间隙洒在石屋前的平地上，狗吠叫了起来又被止住了的声音。我寻找着。我看到了一个匍匐在地上的老妇人，阳光温暖地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

她站了起来，向我们笑着。这是一切善良的人迎接陌生人的方式。她站起来的身子与她刚才匍匐在那里时几乎是一样高低。她的背严重地弯垂着，像向上生了又弯回了土地的树。她只转动着她的头部来招呼我们。我的心屏息着，有一种深深的痛苦一样的东西。

我和春丽坐到了她的身边。作协要我来写一写这位救过一位战士的母亲。关于她的报道已经很多了，纪实性的文字，改编的小说、剧作，她的小屋里面就贴着一张彩色的《红嫂》的剧照。春丽拿出了我们带的一点礼物。看着这样的一位老人，我甚至想脱下我的衣服或把我的包我的鞋子都送给老人，只要她需要。她看着我们，她的耳和发音都有毛病，但她的神情像是心有领悟，一个极心慧的全靠理解生活过来了的老人。她信任着所有来这里的人。自然和善良在她的身上就像这片保留着自然面貌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生长着的所有生命一样。她会给所有口渴的过路人水喝，给所有受伤的人包扎伤口，而不会想到自己的水是不是少了和要索取什么得到什么好处。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因而她没有无止境的欲望和不向往着改变什么，不去想外面的世界应该是什么和属于谁的问题。

透过树林的光线越来越亮了。老人站起来去拨火做饭了。三脚鏊就支在小石屋的前面，烟朝青天冒着，黑乎乎的地瓜面摊在上面。这儿的人都吃过这种黑煎饼。老人在鏊子的下面烧了一堆花生。她停了火，用火棍拨出它们，然后一把把地抓给我和春丽。我接过来，老人又给我塞到口袋里。我看到我手捧的花生里竟还有一块红红的火炭。它们被下面的花生垫着烫不着我的手，但它们刚才抓在老人的手里是否烫着她的手？而她却全然不觉。她的手太粗糙太老化了，而她的心太热切了。烧花生是她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她的脸已经完全坍塌了年轻时的轮廓，眼角淌出了两颗被烟火熏出来的泪水。

我们在饮马公社的旅店里住了下来。白天我们去看老人，帮她采那些缠绕在树上和向日葵上的扁豆或摘那些成熟了的向日葵，打扫一会儿又会落满杨树叶和细碎的槐树叶的院子。老人就在这些自然的树木和荒草间杂之中生存着。秋天的树木平静地站在给予了它们生命的母性的土地上；荒草永远有着季节的颜色；坟墓沉寂着荒凉着不断地增添着。它们都在此相陪相伴着。老人的丈夫已经老死了。他生前是这里的看坟人。他死后也埋在这数不清有多少坟墓的坟场里了。有一年，这片坟场跑进了一个受伤的战士。他腹部的伤口血流不止，鲜血染红了他踩过的荒草。他在一处坟前倒了下去。当年的看坟人和他的妻子把他藏了起来。他们用盐水洗他的伤口，用哺育自己孩子的乳汁救活了奄奄一息的生命。这个战

士后来成了上海的一位高级干部。离开这片树林和荒草时，这个年轻的战士长跪在地。

我和春丽走进老人住的小石屋，没有门窗的小石屋黑得看不清人。老人点上了灯，我仔细地看墙壁上的《红嫂》剧照，一个美丽健康动人因而也不怎么真实的艺术形象。她是老人屋里唯一有色彩的东西，除此之外，被子、罐子以及老人走进来的身影都是黑色的。老人一直不知道她和剧照中的人的联系，她只是觉得她很美很美的，是她所能够见到的最美丽的东西。生活中的老人是一个真实的女人，从不停止劳作，生过孩子养育过孩子。她的腰背因为生孩子而落下了病，此后她一直这么匍匐生存着，住在这小石屋里守在这片坟地里。

夜里，旅店里的灯灭了。我和春丽站在响起了秋天最后一阵风声的饮马河边。对岸荒草起伏处明灭着飘飞的萤火，一阵阴森的风吹得我打起了寒颤。十六七岁的时候，我插队在一个类似的山区。冬天的时候，荒草像山色一样枯黄了，不时地发出像有什么藏伏在里面的声响。我们这时的活儿便是上山收割荒草。手上打泡以后，我就坐在荒草间包扎。风很快吹凉了我停下来的身体，大雁在头上南归着，听得清翅膀刮响的空气。我突然把头埋在双膝上，抬起来时已经泪流满面。

荒草永远有一种自然、荒凉、寂寞和苍苍茫茫的岁月般的感觉。有一种在热闹的人群里也会时常有的感觉。一种生

存着的生命的感觉。

荒草之间也许有生命，有自然保留下来的生动感人的生命。它们是我们今天的原型，是我们美丽的艺术的原型，是我们生命的源流。不要随便地漠视与践踏它们。一个战士从这里重新获取了他年轻的生命；一位老作家从这里带走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多少年了我却写不出一个字。如果有一天你要到这儿来，请轻轻、轻轻地拨开荒草。

三十岁的女人

生命的表面诱惑也许是爱情。

许多女人的一生都贯穿着关于爱情的梦。

寒假回来，一个宿舍的人照例要谈笑一番，述说各自回家的趣闻。大学毕业后又到大学进修的女人，更关注的不是学业，而是切切实实的生活。

田恬告诉我，她这次回去，发现脸上的皱纹既多且深了。“我想你能理解，我痛苦得在床上滚了好几天……”田恬学过音乐，说话时手指还像操纵乐器一样动着。我点着头。我很理解女人青春失落的情绪，尤其是对于曾以美丽诱人的女性，它几乎等同于一种生命的结束。

“你也太多情了吧。”临窗的叶莎莎半真半假地刺着自己的同龄人。莎莎长得不好看，这大概也是她一直还是个老姑娘的原因。同屋几个人中，她最烦田恬的虚荣和对男人多情。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外出回来，田恬走在前边，她饿得要命，嚷

着还有五分钟就买不到饭了，催我们快走。莎莎说：“你没见男楼里有双眼睛在盯着你？”田恬马上脸红了。本来还嚷着快走的她，回到宿舍，还是先擦了粉，涂了口红才跑去买饭。莎莎不一样，她因为长得不好看，而总是强调人的内在美，长期的独身生活，也使他养成了不去理解和顾及别人的习惯。

田恬时常一边洗着衣服，一边唱着：“为什么你没有能力失去贞操……”故意气莎莎。她把失不失去贞操理解为一种能力。这确实是很现代的观点，是美国六十年代才出现的。

我常走在莎莎的后面。莎莎没有结婚，但也像结过婚、生过孩子的女人一样衰老了。生命就这样无花无果地来去。再过十年，再过十年，从女人的意义上讲，她似乎更惨。莎莎很聪明，读过很多书，但文化的修养有时竟这么无济于事。

“莎莎，你不期待着有个好男人吗？”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问。

“我早看透了！”

我为她叹了一口气，知道她看透了的语气里也掩有痛苦。“你是很能理解人的。”她用这句话来感谢我。

我是能理解人，但我更能理解的还是我自己。我小莎莎两岁，我们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三十岁是生命的中点，瞻前顾后的年龄。三十岁的女人只能站在青春的回光返照中，怀着依旧美好的理想，伤感生命花期的短暂。如果说二十岁的时候，你还觉得生活正在来临，那么三十岁的时候，你肯定会产生好时候似乎已经都过去了的疑虑。有些事情是需要年

龄的经历和体验的。三十岁的女人基本上都经过了初恋，体验了性与婚姻，有了孩子，有了把握男人细微的能力，丰富又讲求实际。女人与男人不同，女人生理的特点导致了女人需要的不同。三十岁的女人由家庭和婚姻的梦境中走了出来，她们知道生活中已经得到了什么和还缺少什么；得到的并不在意，缺少的她们却想去补偿，她们不甘心生命就这么过去。但她们还没足够的勇气，而且她们已经习惯了一个男人的怀抱，她们还爱自己的孩子……三十岁的女人与男人来往纯是为了寻求生活的帮助和填补空虚。她们更多想到的还是丈夫和孩子。但一旦她们真的投入了，她们又会比男人更洒脱，更敢置舆论和利益于不顾。

三十岁的女人更期待着爱情，期待着异性的好感和人间的亲情。

天气渐渐暖起来，校园里的桃梅、茶花、白玉兰都开了。天晴月朗的日子，更会引起人生理和心理的渴望。

男楼里的人时常会敲开女宿舍的门。他们比女人更需要填补。男人们多是来找田恬的。偶有几个是来找我约稿和论道的。来找莎莎的男人极少。找周蕴的就更少了。周蕴是我们宿舍里最年长的，她在一家学报工作。她除了上课外就是织毛衣，属于社会上常见的一类女人，工作认真，在家里很贤惠，事事考虑得都很周全，但总让你感觉不到身上的活力和情趣。人与人的差别太大，有些人的一生因为犯错误而遗憾，有些人的一生又叫你觉得不犯点错误也遗憾。

宿舍里最年轻、最活跃的还是吴范范，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外出，不是舞会就是剧院。来前她同叶莎莎一样孑然一身，但很快就看准了一个数学系的硕士生，从恋爱到结婚不出一个月。她很坦率：“我来就为了这个。”

女人们怀着各自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着自己。

春夏交替，月光透过楼窗照着女人们的脸。说好了来约田恬看电影的男楼里的人没有来，田恬突然抱头大哭。莎莎叼起了一支烟。吴范范出去了。周蕴又在开着收音机听《渴望》的插曲。

“你好像已经经过了感情的大起大伏，不像我过于躁动不安……”田恬服了安定平静了下来。“你还看不透我。我主要是不喜欢男人。”我跟她开玩笑。

我接完了家中的长途，在校园里的樟树下走着。月亮圆了，清清悠悠的，激起一份深重的思乡的情感。我倚着一棵樟树平静了一会儿。生活中我和同龄人的需要一样多，只是我最需要的，还是在人世的浮光掠影下，潜心地干一点事情，一点不随时光流逝而贬值的事情。这是我克服伤感的最好办法。

并且，我喜欢庄严的人生。

我在拐角处遇到了夜夜拜师习功的楚文。她睡我下铺，是班里资历最深的老记者了。她的床头摆的都是《老子》、《庄子》、《寺庙与菩萨》之类的书。跟她接触，你会有万事皆空的念头。她已经战胜了人生的失落感，正把自己往更清静的